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第十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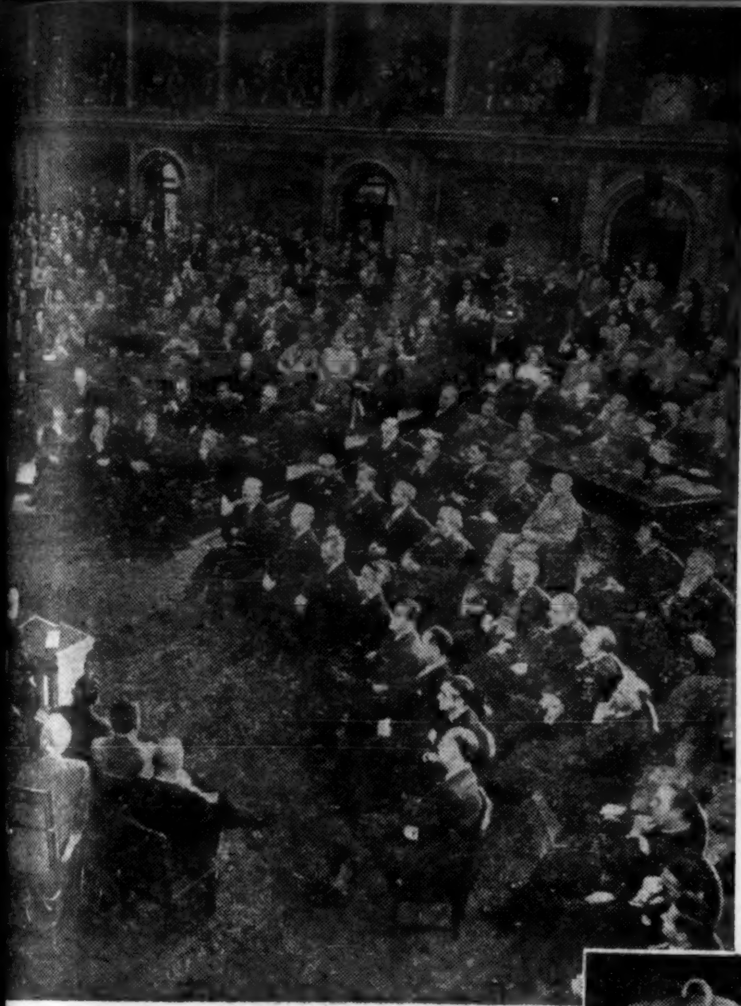
國際新形勢中的英帝國

★圖畫中的世界★

「援歐」與「援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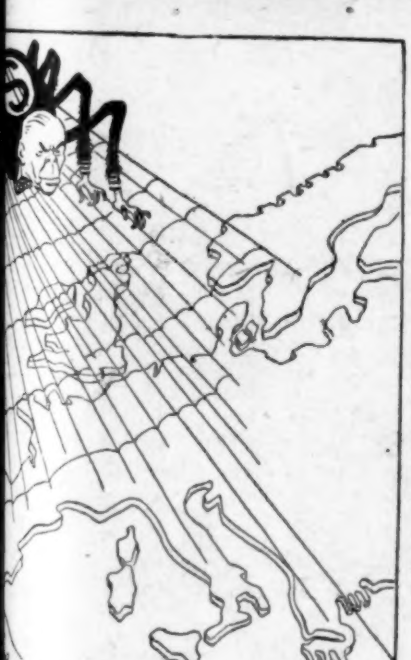
——美國議會中的辯論

最近舉世注意着美國國會中的關於「援歐」與「援華」的報告和辯論。這場曠日費時的辯論，似乎頗見熱烈。但按之實際，「援歐」與「援華」不過是美國既定的世界擴展政策的兩個方向。議會中意見雖有技術問題上的不同，却並無基本原則上的分歧。



（右）議會中靜聽總統報告的一幕，右第一排第一人起為馬歇爾史奈德及福萊斯脫，中間第一排以巾掩口者為塔虎脫。

（右上）杜魯門總統宣讀援華咨文



蘇聯人眼中的「金圓蜘蛛」
——轉載自蘇聯「文學報」

（上）塑造馬歇爾計劃的要人，左起為伊頓（衆院外委會主席）馬歇爾，范登堡（參院外委會主席）及康納利（衆院少數派領袖）。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瞭望台……（一）
西歐聯盟與美國——從人物看「援華」——從"Bizonia"到"Trizonia"——可怕的裂罅——日新閣成立
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陶大鏞（四）
新「大東亞共榮圈」？……貝　逕（八）
艾森豪威爾為何放棄競選？……奧松譯（一〇）
美國的經濟恐慌何以是不可避免的？（三）……韓力攸譯（一一）
瑞士人眼中的德國……仙舟譯（一二）
保加利亞的道路……梅碧華（一三）
波蘭紀實……斐曼譯（一四）
你們為什麼沉默？……殷宇譯（一六）
在麥克阿瑟統治下……史煉譯（一七）

零售：每冊法幣二萬五千元

預定三月共：平寄：廿五萬元；掛號：廿九萬元；航平：三十七萬五千元；航掛：四十一萬元

十二期計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三元半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illegible]
底外（雙色）	六百萬元	三百五十萬元	[illegible]
封裏 底裏	五百五十萬元	三萬	[illegible]
正文前後	四百八十萬元	二百五十萬元	[illegible]

第十

而沒有「軍事條款」，那不過問題。誰不曉得時間的重要？「力不從心」可只能
是「暫時的手段」。北歐諸國耽延時間了。這是杜魯門和馬歇爾最大的苦惱。據

瞭望臺

西歐聯盟與美國

倫敦美英法和荷比盧的會議已告閉幕，並發表了公報。美國終於克服了英法以及荷比盧的意見，完成了分裂德國、建立以西德為中心的美國在歐洲的基地計劃的第一步。

德國是馬歇爾計劃的紐帶。它的重要性固不言而喻。但是倘有紐帶，而紐帶不能縛住周圍的事物，那自然也是徒然的。於是又有了第二步，我們又看到了四日在布魯捨爾開幕的西歐五國（英法荷比盧）會議。

五國會議討論的是組織西歐聯盟。表面上看，與會的只有五國，但他們的目的，却要把擬議中的「聯盟」，擴大到五個以上（如北歐諸國之類）的國家；表面上看，西歐聯盟似乎是歐洲國家的事情，但實質上，它却是在美國指示之下進行的，它一開始就是為了充當馬歇爾計劃的工具。它就是縛繫在馬歇爾計劃紐帶上的東西。

記者執筆時，西歐聯盟公約草案已獲協議，可望於十日簽字。協議各項據說僅限於經濟和政治的合作，草案中並未列入軍事條欵的規定。所以不列入者，「大概是為了要使得這條約容易被斯堪狄那維亞國家等所接納」。大家知道，這一醞釀已久的「西歐聯盟」，一開始就具有軍事的目的，現在反而沒有「軍事條欵」，那不過是「暫時的手段」。北歐諸國倘在徘徊，十六國會議要到下月纔開，何妨就留一些「方便之門」耳。

據倫敦觀察家相信，「華盛頓已表示準備以必要的軍事後盾支持西歐聯盟」。美大使陶格拉斯且說：「美國正在考慮和西歐締結軍事同盟」。這傳說後雖經羅凡特（副國務卿）否認，但羅凡特又表示：「由美國保證防禦對馬歇爾計劃諸國的侵略，或可代替美國前所建議的四強防德四十年公約。」有一位共和黨參議員直截的主張除歐洲復興計劃外，再成立一個反蘇的軍事同盟。無疑地，這句話說得太直太早了。范登堡急起制止，認為這將影響「援歐」。范登堡究竟是老練的，但由此更可見美國的本意。

火藥氣的西歐聯盟是在美國授意或指示之下進行的，它之必成為美國軍事計劃一部份，也屬無可懷疑。如果人們不健忘，當記得一月中巴魯治（Bernard Baruch)在參院委員會中的建議，他主張美國應在歐洲取得戰略的基地，以作為「援助」的交換，並認為歐洲十六國應締結一個由美國担任的「防禦同盟」，而隸屬於「和平參謀部」（general staff for peace）的「全球戰略」（Overall global Strategy）之下。

從這裏，我們充份看到了馬歇爾計劃軍事的一面。馬歇爾計劃兜了快近一年的圈子，有些人眼巴巴的望着金圓來。但直到今天，財神爺還沒有降臨，戰神却已先他翩然而至了。在今天，這西歐聯盟分明是在替美國軍事控制歐洲舖道路。

不過，時間因素是重要的，時間也就是力量的問題。誰不曉得時間的重要？「力不從心」可只能耽延時間了。這是杜魯門和馬歇爾最大的苦惱。據路透八日電稱：

馬歇爾援歐方案在國會中進展之遲緩，已使政府感覺沮喪。……馬歇爾上週向若干國家領袖發表不公開的動人呼籲，要求迅速行動，並指出援助歐洲的時機已將迅速失去。使美政府及國會領袖最感時機迫切之主要因素，乃義大利普選之將於四月十八日舉行，相信馬歇爾方案至彼時如尚未經國會批准施行，義共產黨在競選運動中，將多一種宣傳資料，使彼等更易推翻政府奪取政權。另一令美政府感覺煩惱之點，乃為國會縱獲於四月一日通過馬歇爾方案，燃料糧食等物資之運抵歐洲，至早須在夏季，如國會於四月一日尚不能通過援歐方案，則歐洲之局勢必更趨危急。

這樣的說法自含有「激將」的作用，却也是無情的事實。時機已將迅速失去了，然而這又何獨歐洲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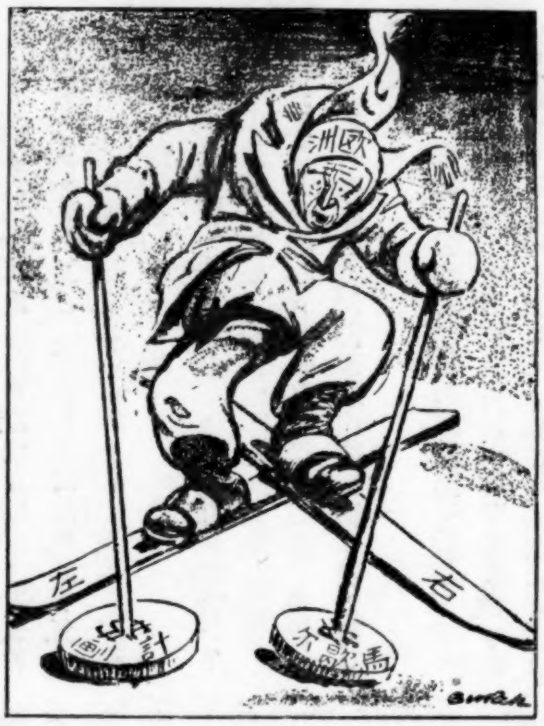
從人物看「援華」

對歐洲如此，對遠東何嘗有兩樣？加緊扶植日本是既定的事實，援華問題似乎還在議會熱烈討論中。配合這熱烈討論的是「撲朔迷離

被割裂的建築

」的雲霧。馬歇爾時而沉默無語，時而大發牢騷；司徒大使忽而說話，忽而又說沒有說；紐約時報强調軍事的援助，共和黨機關報的紐約論壇報却力主「政治的解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說穿了，其實是不足怪的。你只要看了衆院外委會邀請替援華法案作證的幾位人物，就可以明白的。那被邀「作證」的有「日本大皇帝」的麥克阿瑟，有前派赴中國特使的魏德邁，有「飛虎將軍」陳納德，有前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魯克斯……。



左乎？右乎？進乎？退乎？

這是一張清一色的名單，我們可以不等他們啓齒就可料到他們要說什麼的。果然，麥帥有了回電，說中國對美國有「戰略的重要性」，應立即予以軍事援助；魏德邁出席陳述，認爲「美國必須以軍事援助中國」；陳納德則自上海兼程返美，稱軍事援華乃其一向的主張。倘如說，美國一定要根據這些證人的意見纔能制定對華的政策，那末政策的輪廓也已非常之分明了。事實上美國對華政策却不待「作證」而已定的，現在之所以仍須借重這幾位將軍的熱烈陳述，無非是一則爲了國內輿論的說服，二則爲了對中國表示，馬歇爾的對華政策，究竟還是與軍事派有不同的。

魏德邁說，他很敬佩馬歇爾，但關於軍事援助，「我們兩人的意見不同。」蒲立特則指摘國務院的「盲目與冷淡」。我却認爲馬歇爾與蒲立特、麥克阿瑟、魏德邁等在援華意見上雖有技術的差異，而並無本質的不同。在今天，由於形勢的急轉直下，這些「差異」實際上也已愈趨愈少，快至於沒有了。前駐華大使高思，一向有人認爲和平的商務派，但他最近在衆院「作證」中，也竭力强調軍事重於經濟。可知美國對華政策雖有各派的意見，終必殊途而同歸。所以，當有人在議會中紛紛批評馬歇爾時，衆議員陶格拉斯獨持異見，說馬歇爾「成竹在胸」，倒是一針見血之見。

三月八日合衆社有一則電訊，足以印證我們上面的分析。這電訊道：

消息靈通方面預料，雖則國務部反對軍事援華，但數月內必將以相當大的軍事援助給中國政府。有若干因素使美國以更多軍事配備供給中國政府的可能性每日在增加中。因素之一即爲國軍地位，另一因素爲麥帥與魏德邁曾向衆院外委會指出軍事援助爲解決唯一辦法，再有一個因素便是現在或將來美國在華的極大商業利益，暗中促使議會趨向於大規模援華的主張。國務部官員甚至嚴厲指斥中國政府者，亦逐漸關心中國戰局；對遠東經濟利益有切身關係的各公司代表，如美孚油公司等，對議會歷次討論援華問題都非常關切。

馬歇爾跳不出上述有關的圈子，不會也不可能有兩樣的想法。不過他老謀深算，自有一套做法，在這方面說，現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可說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當「和平」或「第幾方面」運動的聲音盪漾起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明白他們「寡言笑」「不急切」的正經態度，不是沒有理由的。

從"Bizonia"到"Trizonia"

倫敦會議的實際結果有二：一是西德參加馬歇爾計劃的確定；一是英美法三佔領區實際上的合併——路透八日電：「倫敦會議所計劃的西德英美區與法國區的密切合作，將引起西德三區在實質上的合併，雖然在名義上或不致遽有英美法合併區的產生。」換句話說，「雙佔領區」（Bizonia）將在實質上變做「三佔領區」（Trizonia）了。

這「三佔領區」的醞釀是早已成熟了的。法國害怕德國的再起，固然曾經成了馬歇爾計劃的一個「大疙瘩」。即如一年多以前，當英美佔領區合併的時候，法國從左到右的報紙，還都一致指責這將引起德國侵略勢力的復活，危及法國的利益。但在今天，法國右派報紙的論調變了，法國政府終於順從了英美的主張。這完全是美國通過國際卡特爾，從法國內部威脅利誘的結果。

原來在戰前，法國的獨佔資本與英美德在國際卡特爾中有密切的聯繫。例如法國的顏料托辣斯，就與德國的法本化學工業有關；法國的鋼鐵委員會（Comité des Forges）一直予希特勒以支持，也是周知的事實。這些卡特爾的代表們在戰後始終活躍着，以待機而動，早在去年七月，與他們有關的報紙，如"Paris Presse"就透露「法國的見解」，認爲法佔區與英美佔區合併的阻礙，乃是在於對德國公司財產私人所有權的恢復，沒有明白規定。這就是說，法國二百家族是可以贊成「三佔領區」的，但必須以恢復私人所有權和放棄國有化爲條件。

哈里曼委員會報告書說明了馬歇爾計劃的基礎

，並且強調私人在德國所有的權利絕對不受侵犯，這等於是對法國獨佔資本作了「安慰」的答覆。接着是杜爾斯（J. Foster Dulles）的訪法，首先晤見了法國鋼鐵委員會的代表萊諾(Paul Reynaud)，據說曾獲「充份的諒解」。在倫敦外長會議的幕後，美法的談判一直進行着，而最後皮杜爾終於應承了法佔區與雙佔領區的合併，他又向法國記者宣佈，法國外交已開始了「新時期」。

法帝國主義在衰落中，她已不能在世界政治中起獨立的作用。它只能依附於金圓。從"Bizonia"到"Trizonia"，說明了這一可恥的事實。

「可怕的裂罅」

當貝文們得意地努力於馬歇爾計畫服役的時候，英國財相克里浦斯却發出了慘厲的叫聲，大呼「可怕的裂罅」（A menacing Gap）。三月八日，克里浦斯發表長達三萬言的財政白皮書，痛切指陳英國人民今年仍將感到衣食不足，而國外市場已達飽和狀態，政府不得不將國家所利賴的一九四八年輸出目標削減十分之一，失業人數將從去年的三十萬人增至四十五萬人，預料到六月間，就得從六億八千萬鎊的黃金美元基金中，動用二億二千二百萬鎊。這項儲備的基金已經是英國「最後的本錢」，今年就要開始動用了。

這可怕的裂罅，主要是在於空前的鉅額逆差。一九四六年度的逆差，還只三億八千萬鎊，一九四七年度竟高達六億七千五百萬鎊！

如何貼補這鉅額的逆差呢？

增加輸出嗎？是的，增加輸出應該是英國的「救生丸」。但在目前，一面是英國的生產還趕不上輸出，短期內難望激增；一面却正如克里浦斯所說，「國外市場已達飽和狀態」，以致不得不減少輸出了！

動用美元嗎？英國的毛病根本就在這空前嚴重的美元恐慌。據三月三日美國財政部宣佈，英國向美所貸的三十七億五千萬元，業已於三月一日提出最後的一筆（二千五百萬元），全部化光了。留下來的加拿大借欵和黃金準備金，已在開始動用，但這僅有的最後本錢如何塡得了無底洞，恐怕連今年年底也用不過的！

這樣嚴重的危機，基本上完全是工黨政府錯誤政策造成的。自從去年八月的經濟風暴以來，英國早已感到美元恐慌的嚴重。但工黨政府在外交上還是倚賴美國，繼續維持海外龐大的駐軍，以至人力缺乏，不能增加國內的生產，並使國庫負担着鉅大的支出；在經濟上，則下藥不能對症，只知叫人民肚子縮了又縮（艾德禮三月四日在國會中報告，甚至把經濟危機原因，歸過於工資太高），結果非但無補於國際收支，更使全國人民日益陷於痛苦。所以，工黨政府倘不改變它內外的政策，終將使英國沉沒在經濟苦難的洪流裏。

日新閣成立

蘆田繼片山爲日本首相後，爲了三黨協議新閣閣僚問題又僵持了許多時候，蘆田曾五請片山哲入閣，均遭拒絕，直到三月九日，社會、民主及協同三黨首腦會議決定閣僚人選，這一難產的新內閣始正式成立。新閣閣僚人選如下：

首相	蘆田均（民主）
外務大臣（留任）	蘆田均（兼）
文部大臣（留任）	森戶辰男（社會）
厚生大臣（新任）	竹田儀一（民主）
農林大臣（新任）	永江一夫（社會）
商工大臣（留任）	水谷長三郎（社會）
遞信大臣（新任）	富吉榮二（社會）
運輸大臣（新任）	岡田勢一（協同）
勞動大臣（新任）	加藤勘十（社會）
大藏大臣（新任）	北村德太郎（民主）
法務廳總裁兼國務大臣（留任）	鈴木義男（社會）
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兼國務大臣（新任）	栗栖赳夫（民主）
內閣書記長兼國務大臣（新任）	苫米地義三（民主）
副首相兼國務大臣（留任）	西尾末廣（社會）
國務大臣（新任）	一松定吉（民主）
國務大臣（新任）	船田享二（協同）
國務大臣（新任）	野溝勝（社會）

看上表，在十七個閣員中，民主黨佔七席，社會黨佔八席，協同黨佔二席，仍是社會黨佔優勢，與以前的片山內閣，可說換湯不換藥。連幣原喜重郎也說：「蘆田內閣是一個短命的內閣。」

正當日本新內閣組成那天，麥克阿瑟宣佈願意參加美國總統的競選，這在日本立刻引起了「欣喜若狂」的反響，各報競出號外，認爲「麥帥如當選總統於日本有利，且可加速遠東全面反共的地位」。數分鐘裏面，東京街頭出現了鑄有擁護麥帥爲總統字樣的鈕扣。

三月十日

寵兒

本刊倫敦航訊

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

——一個綜合的分析

陶大鏞

一　新民主主義簡釋

時代的巨人，把新民主主義帶進了戰後的世界。在這樣一個狂風驟雨的大時代裏，新民主主義又給「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羣，散放出希望與幸福的光輝。

到今天，新民主主義不再是美麗的憧憬，它已化爲動人的現實了。在波蘭、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的大地上，新民主主義不但吐了苗，且已生了根；它的鬚根，已從東歐的一角，漸漸伸展到每一個接受時代洗煉的角落。

從社會經濟結構看，新民主主義國家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變態」，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化身」。更不能說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湊合」。它代表一種過渡的社會型態，具有特定的歷史內容。一方面，由於主要生產手段收歸國有，它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另方面，由於小私有生產者（特別是「耕者有其田」）繼續存在，它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它雖已走出了私經濟的「人吃人」的「地獄」，但還沒有踏進公經濟的「人愛人」的「天堂」。它正朝向社會主義的征途進軍。由於在政治上，它有一個以廣大勞動人民爲骨幹的新民主聯合政權（Coalition Government），在經濟上，又有一個適合特殊國情的新民主「經濟計劃」（Economic Planning），這兩塊引路的指標，就一定會把它導向無限光明的前程。

在這篇文章裏，就專從各新民主國家經濟計劃的內容與實踐，來作一個比較的綜合的分析：

二　經濟計劃的本質

一九四七年，可說是新民主主義的劃時代的年頭。在這年內，捷克與保加利亞的「二年計劃」、波蘭與匈牙利的「三年計劃」、和南斯拉夫的「五年計劃」，都有了勝利的開端。（羅馬尼亞的經濟建設計劃，正在草擬中）這些經濟計劃的基本綱領，不僅在求戰後的經濟復興與發展，更爲了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準——把它提高到戰前甚至優於戰前的水準，並且要使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經歷一番新的改造。在各國的計劃書上，有着這樣的規定：

「這個計劃的目的，在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提高到戰前的水準……並使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經歷一番根本的改造。」（波蘭：三年計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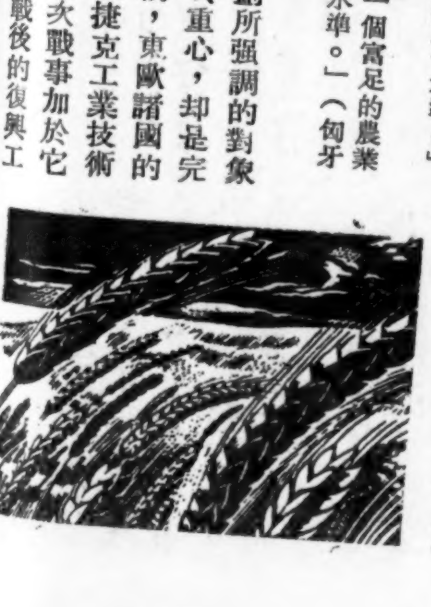
「爲求經濟的復興與發展以及國民生活的提高，擬具了二年計劃。」（捷克：二年計劃書）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爲：（一）消滅經濟上與技術上的落後性；（二）加強國家的經濟力與國防力；（三）加強和發展國民經濟裏的社會主義成份，並確立新的生產關係；（四）提高全體勞動人民的福利。」（南斯拉夫：五年計劃書）

「使農業、工業及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的生產，恢復甚至超過戰前的水準……並提高一般國民的物質水準與文化水準。」（保加利亞：二年計劃書）

「三年計劃的目的，在建立一個富足的農業經濟……並大大改善農民的生活水準。」（匈牙利：三年計劃書）

儘管在字面上，各國經濟計劃所强調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它們努力的方面與重心，却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必須記得：在戰前，東歐諸國的國民經濟，赤貧如洗；生產技術（捷克工業技術除外）也遠比西歐落後。同時，這次戰事加於它們的損失，又特別來得慘重。這使戰後的復興工



作，面臨空前的艱困。如果沒有一個計劃性的建設方案，怕在二十年內，還不容易恢復戰前的原形，當然更談不到經濟改造與社會革命了。

其次，我要特別指出：戰前東歐各國的社會結構，多半還滯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階段。封建大地主與官僚買辦集團實際掌握了政權。本來，在這樣一個專制、反動的社會基礎上，要實現「經濟計劃」，是毫無可能的。不過，戰後這二年來，在每個新民主國家，都推行了廣泛而澈底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土地改革與工業國有政策，已大大削弱了半封建性與半殖民地性的剝削關係。在新民主政權的保衛與扶育下，才使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有了現實的根據。誠如波蘭內閣經濟委員會主席希拉萊．明克（H. Minc）所說：「這個計劃是戰後波蘭實施了社會經濟改造後的邏輯的成果。它就是土地改革與國有政策的擴大。」因而，這個經濟計劃的完成，將可把東歐社會裏殘存的一點經濟剝削與超經濟剝削，連根拔除，「加強發展國民經濟裏的社會主義成份」，再走上計劃經濟之路。如果說，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胚胎，倒是非常恰當的。一個落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倘要平步登天，一下子就跨進社會主義階段，雖不能說「絕不可能」，至少也「事倍功半」。在新民主政權保衛下的經濟計劃，將使前資本主義社會（包括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內）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不僅「大有可能」，且能「事半功倍」。這樣的經濟計劃，在本質上，實無異於蘇聯的「新經濟政策」（N. E. P.）。倫敦「經濟學者」週刊（一九四六．一．十二）與泰唔士報（一九四八．一．九）也都抱着同樣的看法。

那麼，各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究竟包蘊些什麼內容呢？從下表中，我們當可得到一個輪廓：

表一：各新民主國家投資總額表

國別	經濟計劃之年限	投資總額 單位＝百萬各國單位貨幣	投資總額 單位＝百萬美元	每年平均投資額單位＝百萬美元
捷克	一九四七—四八	六九、八八〇克郎（Crown）	一、四〇〇	七〇〇
保加利亞	一九四七—四八	五五、〇〇〇勒伐（Leva）	一九〇	九五
波蘭	一九四七—四九	三四〇、〇〇〇齊羅蒂（Zloty）	三、四〇〇	一、一三〇
匈牙利	一九四七—四九	六、五八五弗林（Forint）	五四〇	一八〇
南斯拉夫	一九四七—五一	二七八、三〇〇第那（Dinar）	五、五七〇	一、一一〇
合計			一一、一〇〇	三、二一五

這兒，有幾點須加說明：

第一、從量的方面看，無論如何，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龐大的計劃。五個國家每年平均的投資總額，共為三、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五年的投資總額，高達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已相當於「馬歇爾計劃」的一半，（按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向美國國會提出的援歐金元總額，為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它們不仰賴外資，主要靠着自力更生，它們雖苦吃苦幹，總比西歐十六國搶分一點狗嘴裏的殘飯，來得體面與實惠！

第二、由於每個國家的特殊經濟條件，它們對於全般計劃的執行，在方式上，稍有出入。譬如：波蘭、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生產目標，是以投資基金的累增為條件的。匈牙利的建設，則以解決原料供應為前提；捷克的急務，又在動員全國的勞動力。

第三、每一個新民主國家，雖單獨有一個經濟計劃，但它們並沒有「自成一局」。相反地，它們中間，依然保持着和諧的合作，「自助互助」，「共存共榮」，一齊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實踐而鬥爭。在新民主國家間的互惠貿易的擴大，就是一個明證。

三 為工業化而建設

如果說，在量的方面，我們可以窺出這些經濟計劃的「龐大」，那末，從質的方面，我們更可發現它們的「遠大」。它們不是盲目的、近視的建設，而是懸有一個理想的建設。它們不是「為建設而建設」，而是「為社會革命而建設」。為了達成社會改造的歷史使命，它們首須撲滅經濟上的封建性與克復技術上的落後性。因而，在全般經濟計劃中，工業建設不僅被強調，更被視為一切建設的中心。事實上，除了捷克以外，其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構成，都以農業為主，甚至可說都是「以農立國」的。如果它們要想在五年或十年內，奠立一個「現代化」的基礎，那麼，「工業化」的建設，對它們不僅「必要」，並且「急要」！

這一個「為工業化而建設」的遠大目標，可從各種生產投資的比重上，充份地反映出來。茲把各新民主國家經濟計劃裏的生產投資對象，用百分率表明如下：

表二：各新民主國家各類投資百分比表

國別	製造工業與礦業	運輸工業	農業	建築業	社會文化	其他
捷克	三六	二二	七	二〇	一五	—
保加利亞	四三・四	二一・六	八・八	—	—	二六・二
波蘭（註A）	—	—	—	—	—	—
匈牙利	二六・五	二五・四	三〇・四	—	—	一七・七
南斯拉夫	四一	二七	八	二	—	二二

（註A）無統計數字暫缺。

從上表中，顯可看到工業建設的偏重。在匈牙利，工業投資約佔二分之一；在捷克，約佔五分之三；在保加利亞，約佔三分之二，在南斯拉夫，竟佔了三分之二以上。這「爲工業化而建設」，就是新民主國家經濟計劃的一般內容，然而，由於每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經濟資源與技術條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參差，因而，各國爲工業化而建設的具體內容，決不能混爲一談。現在，我們進而剖視一下：

第一、根據捷克二年計劃，在全部投資六九、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郎中，投於工礦業的，將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郎；投於運輸業的，亦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郎。對於鋼鐵機器工業與農業機器工業的生產改進計劃，最爲注意。

第二、根據保加利亞二年計劃，它工業發展的重心，是集中於煤業、電力、工業、化學工業、樹膠工業、冶煉工業與紡織工業。

第三、根據波蘭三年計劃，它的主要任務，在把二分之一燬於炮火的工廠重建起來。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才開始新的工業擴充計劃，而以煤業及紡織工業爲主。

第四、根據匈牙利三年計劃，將有一、七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弗林投資到工業生產上去，特別是煤業、鋼鐵工業、五金工業、化學工業、電力工業與紡織工業。

第五、在南斯拉夫五年計劃裏，對主要工業的建設，尤爲側重。大規模的鋼鐵工廠、機器工廠、冶鋁工廠、火車工廠與發電廠，都將在各地蓋建起來。到一九五一年，在全部工業生產中，重工業產量所佔的百分比，將從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四三，增爲百分之五七。所以，這個經濟計劃，實可乾脆稱爲「工業化計劃」。

四　向匱乏宣戰

經濟民主的實質，就是「不虞匱乏的自由」。今天的東歐各國，正在向匱乏宣戰。在戰前，東歐是舊資本主義世界的「貧民窟」，東歐人民的脂膏，都被經濟帝國主義吮得精精光光了！戰後新民主政權的樹立，才使東歐各國從獨佔資本的枷鎖裏解放出來。這個光榮的解放，始足保證反匱乏戰爭的徹底成功！

在反匱乏戰爭的過程中，每個新民主國家都追求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要使農業與工業的產量，超過戰前的水準，也就是要使國民所得提到一個高於戰前的水平。根據各國的經濟計劃，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的國民所得，將較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一九四八年保加利亞的國民所得將較一九三九年增加半倍；一九四九年波蘭的國民所得，又將較一九三八年超過六分之一，至於二年計劃後的捷克與三年計劃後的匈牙利，就它們的國民所得而論，也都將超過一九三八年的水準。這兒，列了一張簡表：

表三：各新民主國家經濟計劃進度表（註A）

（戰前水準＝一〇〇）（註B）

國別	一九四六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一九五〇	一九五一
國民所得						
捷克	八四	九一	一〇五（註C）	—	—	—
保加利亞	八六	一二〇	一四四	—	—	—
波蘭	五〇	七一	九三	一一六	—	—
匈牙利	六六	八五	一〇〇	一一四	—	—
南斯拉夫	—	—	—	—	—	一九三
農業生產						
捷克	—	—	一〇〇	—	—	—
保加利亞	九一	一一三	一三四	—	—	—
波蘭	四〇	五七	六五	八〇	—	—
匈牙利	—	七五	八四	九四	—	—
南斯拉夫	—	—	—	—	—	一五二
工業生產						
捷克	—	—	一一〇	—	—	—
保加利亞	九一	一三四	一六七	—	—	—
波蘭	九一	九二	一二八	一五二	—	—
匈牙利	—	八八	一〇九	一二七	—	—
南斯拉夫	—	—	—	—	—	三二三

（註A）本表根據各國經濟計劃書及其他精確統計資料修正編成。

（註B）捷克的戰前水準，指一九三七年，波蘭與匈牙利，指一九三八年，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指一九三九年。

（註C）在二年計劃書中，並未列入。此數係假定爲農、工業生產之平均指數。

看了上表，我們對於各國經濟計劃的將來，可有一個更明朗的遠景：

第一、各國到計劃完成的那年，國民所得都將超過戰前的水準，最

第一、各國在經濟計劃時期的經濟結構，將並存着公有、私有、與合作社三大類型。但，公有（即國有）的比重，將與日俱

（註C）在二年計劃書中，並未列入。此數係假定爲農、工業生產之平均指數。

看了上表，我們對於各國經濟計劃的將來，可有一個更明朗的遠景：

第一、各國到計劃完成的那年，國民所得都將超過戰前的水準，最起碼的，超過十分之一（捷、波、匈），最高的，幾乎超過一倍（南）。

第二、各國到計劃完成的那年，工業產量，也都將超過戰前的水準，這才是工業化建設的鐵的保證。

第三、到計劃完成的那年，波蘭與匈牙利的農業產量，還不能趕上戰前，那完全由於兩國的農業經濟，在這次大戰中，蒙受了難於補償的破壞。因而，匈牙利的三年計劃，是農工並重的。

現在，我們要問：像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生產計劃，是否具備它的客觀基礎呢？不用說，它實實在在是具備着的。一九四七年已過去了，我們從各方所得關於各國的經濟報道，足以證實各國第一年的生產進度，都已超出了預定的目標。自發的生產競賽的火焰，已在各國熾烈地燃燒開來。難怪一向覤東歐爲「鐵幕」的泰晤士報，在最近的一篇專論裏，也良心發現似地寫下了這幾句頌辭：「靠着它們的努力，歐洲的經濟結構，將大大地進化。新市場與新資源，將會吐現。……在最近的將來，它們保證可有糧食與原料運到西歐來，它的份量，將達到甚至超過巴黎報告書（按指西歐十六國會議——筆者）向馬歇爾所提出來的數額。」（見一九四八、一、十該報專欄）所以，我們敢於肯定地說：東歐這一個反匱乏戰爭，在全體勞働人民的眞摯而忠誠的擁護下，一定可以戰勝匱乏，消滅匱乏！

五　觸到了「全民所有」的邊緣

以上，主要是從生產力的一面，來看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的，現在我們要從生產關係的一面，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前面我已提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主要爲了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準。但要達到這個「全民公享」的崇高理想，首須實現「全民所有」的經濟原則。因而，國民所得的重分配問題，在推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時候，應被提到首要的地位。

一九四七年前，各新民主國家所推行的土地改革與工業國有政策，儘管在程度上，彼此容有差異，但已多少矯正了兩極化的財富分配現象。大地主的絕跡，實已拔去了封建剝削的老根；大工業的國有，也加速了剩餘價值的死亡。雖則，「耕者有其田」與「大工業國有」並非「土地均分」與「生產手段公有」的同義語，至少，在今天的東歐諸國，再不能有名正言順的超經濟剝削與剩餘價值剝削了。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仍有一些這類剝削的存在，但比起戰前來，畢竟有天淵之別了。（關於東歐各國土地改革與工業國有的實現，容另文詳論）

在各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裏，對國民所得的重分配辦法，雖無明文的規定，但從其他相關的條文上，我們可以抽繹出幾點廣泛的原則：

第一、各國在經濟計劃時期的經濟結構，將並存着公有、私有、與合作社三大類型。但，公有（即國有）的比重，將與日俱增，到計劃完成的那年，公有經濟所佔的成份，不僅要壓倒私有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的總和，甚至已距「生產手段公有」不遠了。

第二、在各國的經濟計劃裏，都不再以利潤的追逐爲生產的動機，而以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實際工資）爲提高勞動熱忱的基本條件。這一點，在五國經濟計劃書上，都一致予以肯定。譬如：捷克二年計劃規定：「在全般經濟部門裏，對工作環境、薪水、工資與物價，要有公平的調整，每一種職業，都要把它當作一個基本的準則。」保加利亞二年計劃也規定：「勞動的酬報，以工作的份量與性質爲準。……薪水與工資基金，可以依據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波蘭三年計劃上規定：「勞働階級可以得到更優待的消費。」匈牙利三年計劃上更規定：「在第三年底，實際工資將提高百分之八十。」至於南斯拉夫五年計劃上，更有明確的規定：「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國民經濟體制。這個經濟體制的本質，就是社會主義。它在國民經濟裏，將取得支配的地位。由於私人剝削的工業生產與金融制度已被消滅，盲目性的經濟法則不復存在，它大大提高了勞働人民的生產熱忱，這是過渡到計劃經濟的一個有利的條件。」在這裏，更可分清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與新民主主義經濟計劃的本質上的不同，因爲，商品經濟係以資本家爲本位（姑名之爲「利潤本位」），而經濟計劃則以工人爲本位（亦可名之爲「工資本位」）。這一個新的生產關係的確立，無非說明了一件事：在新民主主義下，勞働人民是眞的翻身了。

第三、各國經濟計劃所規定的投資基金，它的財源，主要不靠一般的租稅，而靠特種的資本稅。（在匈牙利，特別看重這點）前者係由國民公攤，不合乎「有錢出錢」原則；後者係按個人財力，比例負担，始較公平。

上面三點原則，如果認眞執行了以後，縱使依舊存在着剩餘價值的殘餘，而它的地位，怕也不會大過「立錐」了。所以，當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進到了完成階段，幾乎可以觸到「全民所有」的邊緣了。

六　有辛苦，也有甜蜜！

當然，在世界貧窮的一角與戰後的廢墟上，要蓋建一座新民主主義的殿堂，我們承認將會存在着重重的困難。在這五年乃至十年內，東歐人民還將流許多汗，忍受許多辛苦！但這辛苦，不再是辛酸，它像初嘗的橄欖，先苦而後甜。有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他們不再爲封建力役而辛苦，也不再爲剩餘價值而辛苦。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聯合政權下，他們的辛苦，不再是被壓迫者的辛苦，而是解放者的辛苦。這辛苦的汗珠，比二百億馬歇爾金元，更不知要珍貴千萬倍。今天的東歐人民，就靠着一顆顆熱騰騰的汗珠，把枯萎了的國民經濟澆活了。在那長期凋零的枝椏上，又已怒放出鮮艷的花朵，相信，甜蜜的果實，終將屬於辛苦的人們的！一九四八、二、七、於海外。

新「大東亞共榮圈」？

貝遜

一 兩個圈子套起來

打開地圖一看，遠東有四個國家正燃燒着戰火：中國、印尼、越南、菲律賓。戰爭的規模有大有小，但其與美國有關則一。四個國家牽涉到三個：美國、法國、荷蘭；而後兩個祇能算是前者的副手，印尼的情形就是最好的證明。

與此同時，在戰後階段中，遠東先後有四個國家宣布獨立：蒙古、菲律賓、印度、緬甸。除了蒙古之外，後面三個殖民地的「獨立」（變成四個獨立國，因爲印度被分爲兩個自治領），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底新花樣，其作用正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之對伊拉克。這裏牽涉到兩個殖民地老闆：美國和英國。靠了基地協定和商務協定，菲律賓的「獨立」剩下來祇是「獨立」這兩個字眼。靠了無數的土邦，分治政策的活用，加上英（美）獨佔資本的控制，英國實際上還不是控制了印度嗎？英緬條約、防守協定也毫無疑問地打消了緬甸的所謂「政權」。而這一切又是爲了什麼呢？爲的是在第二次大戰後遠東非自主國的人民，覺醒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過去的欺騙方法，都不能把這民族情緒壓低，於是帝國主義嘗試了最後的一道符：「獨立」。

兩個國家的命運還必須提一提：去年冬天，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暹羅的法西斯派發動了一次政變，奪取了政權，排除了戰後在暹羅出現的自由主義政府底勢力；在朝鮮，美國阻撓了美蘇委員會的工作，使朝鮮永遠陷入分裂狀態，爲的是讓南部朝鮮安安穩穩爲美國大資本服務，最近美國宣傳北韓「業巳」成立獨立政府，目的就是爲了永久分裂朝鮮，同時造成南韓五月選舉的適當籍口。

在美國眼中，這一大片地區，加上英、澳、美等列强在太平洋中的領地，再加上一個麥克阿瑟治下的日本，就成爲最完全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個「大東亞共榮圈」跟戰時日本所提倡的「大東亞共榮圈」有什麼不同嗎？可以回答說，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然而現在却換了主人——從前，共榮圈的主人是日本，現在，是美國。

用美國的資本來開發日本，讓日本給美國的獨佔資本服務，這是「復興日本」的眞諦，而這是一個圈；讓中國和其他地區的原料、市場……，做「復興日本」的保證，給日本和美國的獨佔資本服務，這是另外一個圈。這兩個圈圈套起來，就叫做大東亞共榮圈。

二 「時機急迫了」

以日本爲基地，去擴展大東亞共榮圈，這是和以魯爾爲基地，去奴役全歐洲的做法，是一樣的。這是企圖征服世界的兩鉗。所差的是，在歐洲，有工黨統治下的英國（後來又加上許曼・勃倫統治下的法國）去做他的副手，張旗搖鼓，於是單佔領區變了雙佔領區，雙佔領區變了三佔領區，英法同盟變了西歐集團，五花八門，而其奴役歐洲的眞意——在今天是巳經不言自明的了。但在遠東，可還沒有如此的副手。馬歇爾將軍曾花去一年的時間，去製造這樣的一個副手，然而他失敗了。馬歇爾將軍却還沒有絕望，他把希望寄托在美式裝備上。然而美式裝備究竟不能造「奇蹟」。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這一年間的局勢底發展，粉碎了馬歇爾將軍這一希望。正如紐約時報所謂：「鞍山的陷落，是一種緊急的警告……」它說明局勢巳不再能等待國會的激辯。於是乎來了「和平空氣」。這空氣明明是美國的合衆社連同美國的代表司徒雷登所造成的——否則他們又何必否認，而且何必呑呑吐吐的否認？

三 扶植日本的兩重意義

扶植日本是在一種似是實非的藉口下面進行的。如美國出席遠東委員會的代表所說，「這種協助是給予一個解除了武裝的民主國家。」然而這是假的。美佔領軍當局採取的政策是加强日本反動勢力的政策。天皇制度給保留着，戰爭罪

犯給饒恕了，軍閥們在積聚力量，財閥們正與美國獨佔資本勾結。一句話：日本反動集團還夢想着，靠了美國的協助，恢復到戰前的地位。上面所引的所謂「援助」日本，在美國計劃中，不是援助日本人民，而是爲了財閥。「對日本貸欵的用途，盟國管制會（實際上是美國獨斷獨行的）方面，對它毫無嚴格的約束，這結果只有一個目的：恢復日本的軍事力量與日本侵略。」（N. Pitelsky）

然而美國扶植日本的意義是兩重的：一方面，它要恢復日本的軍事潛力，以便抵抗和鎭壓遠東日益强大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它要康復日本的經濟，使遠東其他國家（中國包括在內），變成日本工業的附庸國，而日本的工業則以美國獨佔資本做主人。

最近美國在日本進行的活動，都是沿着這一路線的。

有三件事情値得我們注意：

頭一件，是去年年底當馬歇爾計劃提出來之後，與華爾街有關的方面，傳出了麥克阿瑟六年計劃；

第二件，是二月底馬歇爾派了他的高級政策顧問凱南到日本去，就是馬歇爾計劃遠東版實行的先聲；

第三件，三月一日美國發表了斯揣克賠償計劃，主張保留日本工業，減少賠償。

這三件事情顯示了美國扶植日本的脚步，不顧盟國的反對，而且拋棄了過去所有的國際協定，加速進行。賠償、開發、復興與恢復日本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反動力量，那是一件事情的幾個方面。

何以見得？

先看所謂遠東版的馬歇爾計劃。

去年十一月廿八日的「世界報告」（World Report）說，麥克阿瑟的經濟顧問正在準備一個「應用於日本的馬歇爾計劃」，在這個計劃下面，美國將在六年裏面，供給日本十億至十五億萬元，美國佔領軍每年三億七千萬元的開銷，還不算在內。又說，美國的軍人們(即麥克阿瑟總部——引用者)認爲：六年之後，即到一九五四年時，日本就可以恢復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工業水準。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使生產增加三倍，入口增加五倍，出口增加十二倍。

不到兩個月之後（今年一月廿日），證實了這一消息，而且補充說：到最後一年（即一九五四）預計輸出價值十三億九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以棉織品作主幹。

上面所引證的一堆資料，有兩點値得注意，即恢復一九三〇至三四年工業水準與輸出以棉織品爲主幹，已經不是新鮮的論調了。關於前者，去年四月十九日美國操縱下的遠東委員會就已經作過日本工業水準應該保留到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至於鮑萊的賠償計劃，還提出保留到一九三四到三五年水準。這是什麼水準？這都是日本侵佔了我國東北之後，發動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前夜底工業水準。至於以棉織品爲主要輸出，則曾任麥帥總部的經濟與科學部主任的克拉默（Col. Kramer）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說過：

如果企圖削減日本的戰爭潛力，以至於奪去(美國)南部棉花生產的最好市場，從而使南部植棉家破產，這樣一來，我們(美國)的勝利就頗成問題了。

英國的紡織專家底恐慌是有理由的，他們曾經對記者舉出同一的例子；他們說，美國把棉花輸到日本去，製成紡織物，然後把這些紡織物以高利銷售於遠東。美國紡織業聯合會主席的復興日本紡織工業計劃，就是要把日本現有的三百萬枚紡錠，不是減少，而是增加到一千萬枚。爲了欺騙中美人民，還規定中日之比應爲三比一，但中國此時只有四百五十萬枚。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首先遭殃的是中國的紡織業。當然，我們可以加上一句，這些利潤大部份是給華爾街獨佔資本拿去了。蘇聯一個批評家有幾句話說穿了事實：

美國商人要把一大批資本送往日本，並且也把許多原料（他們自己的和亞洲諸國的）運往日本，利用日本工人的奴隸勞動（廉價勞動力）製成商品。然後拋向亞洲。（「新聞類編」一六三七號一六頁）

結果很明白：遠東諸國將淪爲美、日「共同體」的實質殖民地，而美國資本佔有了掠奪所得，阻礙了遠東諸國（連中國在內）的眞正進步和獨立。

事情就是如此。這就是馬歇爾計劃。

賠償方面的情形和這個計劃是完全符合的。大資本麥格羅公司（Mc Graw）的董事長和前軍政府對德賠償代表斯揣克（C. Strike）氏在去年二月到日本去考察的結果，提出了比鮑萊方案更加「寬大」（其實何止「寬大」）的方案。這個方案三月一日給公布了。據說，「除了基本戰爭工業設備以外，一切日本生產設備的拆除，將妨礙世界生產，亦將減少日本達於自

給自足的可能性，至少將使完成這個目標所需要的時間延長。」它所倡議的，即維持日本工業生產一九三〇至三四年的水準。——即大規模發動侵略中國前夜的水準。按照這個計劃，日本將保有每年銑鐵的生產量二百萬公噸，鋼板的生產量三百五十萬公噸，鋼條二百六十五萬公噸。硫酸三百五十一萬餘公噸，水電全數，（按一九三四年日本水力發電量爲三百二十七萬啓羅瓦特，佔全部發電量五分之三——見「日本國勢圖會」），火電二百萬啓羅瓦特，造船十五萬噸，修船五百萬噸，煉油工業全部及貯油量七百二十九萬三千桶。

所謂「復興」與「減少賠償」，這還不是一件事情的兩面麼？重工業的原封不動，獨佔資本的統治原封不動，這一切還不足以說明美國扶植日本政策的兩重意義麼？

四　建立共榮圈

扶植日本只完成了美國「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半。在還有一半當中，中國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上面說過美國企圖把日本變爲共榮圈的基地，把中國變爲日本的附屬國——美國的「助手」。這個企圖在政治上是以日本爲主，中國爲副，美國爲太上皇的形式出現的。這就是爲什麼國會裏面討論援華，也要請麥克阿瑟出席作證的原故。

無論是出席作證的魏德邁將軍，還是在東京拍電去作證的麥克阿瑟將軍，還是已從上海飛回去的陳納德將軍，都已經或準備證明一項事實，即：非用經濟軍事雙管齊下，援華已不能生效了。這就是魏德邁所謂「我認爲單是美元，不能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展，」也即麥克阿瑟所謂「軍事援助是基本需要。」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紐約前鋒論壇報（共和黨的機關報）三月五日社論却說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中國問題並非軍事問題，而爲社會問題，其癥結非由於共軍的成功，而爲中國各方面所犯的錯誤的結果。……麥克阿瑟與其他軍事領袖對中國局勢的觀察過於表面。麥帥謂國民政府的改組不甚重要，實爲非常的錯誤。改組乃主要的事情，除非政府改組後而能贏得農民的支持，則不論美國以若干億元援華，亦决不能贏得此游擊戰爭。

麥帥果眞觀察得過於「表面」嗎？不是的。這是齣雙簧戲。美國的獨佔資本集團是精於打算盤的，他們當然不會白白的把若干億元投入火堆裏，他們現在要在中美人民中間造成一種印象，好像美國以爲這場戰火非用政治辦法解决不可了，因而忽略了美國的直接軍事援助；而同時，這所謂政治辦法，也將以「知識份子再革命」「新的第三方面」等等花樣出現，以便造成對軍事援助有利的保證。從這一點去了解不久之前的和謠，和目前還在展開着的所謂「新中間派」運動，是可以透澈明白美國的目的的。

篇幅不可能再來敍述美國在建立新的大東亞共榮圈時，利用聯合國的代表團，在朝鮮南部和印尼的佈置；也不可能回顧和展望一下，美國的擴展觸到英國的遠東利益時，如何取得了英國的妥協；同時，我們也沒有明確的指出形勢如何的比人還强。我們在上面僅僅能够提出一個警告，說：這個新的「共榮圈」，業已在美國的支持下漸漸具體化了。

艾森豪威爾爲何放棄競選？

美國・Daily Worker

艾森豪威爾已決定拒絕美國總統的競選。但這並非表示他願意去當隱士，或者是解甲歸田。

不管他在一九四八年的競選中被提名與否，不管他是否將在一九五二年與那時可能崛起的華萊士一決雌雄，艾森豪威爾仍將是美國的一個政治勢力。

艾森豪威爾在他的聲明中，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作了批評。他認爲時間並不需要變更文官對軍人的控制。這意思就是說，杜魯門政權正追求着和平的政策，目前並無戰爭的危險，因此他同意現在這樣的軍人受文官的領導。

事實上，艾森豪威爾錯了。杜魯門政權的政策正預示着戰爭的準備，它的結果是戰爭危險的日益成長，而且在我們政策的形成和執行上軍人的比重在大大地增加。我國的國務卿便是一位將軍，此外在派駐世界各地的大使、代表和特使中，更有數也數不清的海陸空的將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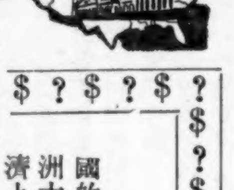
我們猜想艾森豪威爾的聲明，是企圖使他自己變做一個「超兩黨的候選人」（Candidate above Parties）當幕後統治美國的金融勢力需要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人物來執行反動政策的，他便可成爲一個衆望所歸的中心，那時候，別的候選人就很難與他相匹敵。

一句話，環繞艾森豪威爾的花樣，根本沒有過去，可以說剛在開始呢。

（奥松譯）

美國的經濟恐慌何以是不可避免的？（三）

F·斯騰堡著　韓力攸譯



一言以蔽之，一方面由於德國的非工業化，另一方面由於歐洲大陸上的社會鬥爭，歐洲在經濟上的進展是很困難的，從而很難想像美國對歐洲的輸出，會超過一九二九年繁榮時代的水平以上。

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三〇年期間，美國對歐洲全體的輸出每年平均為二、二三六、五〇一、〇〇〇元。在同期間，美國對英的輸出每年平均為八三七、二一九、〇〇〇元，對蘇聯則為七七、六六六、〇〇〇元。因此美國每年對歐洲大陸（除去英蘇）的輸出平均為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比美國每年對拉丁美洲的輸出八五一、〇三五、〇〇〇元大得多，比它每年對亞洲（五七三、〇八五、〇〇〇元）和非洲（一〇九、五九六、〇〇〇元）的輸出總和大兩倍。這些數目字就表明了美國對歐貿易任何不利的發展對於美國全部對外貿易的重要。

不須分析其他對美國海外貿易還具有重要性的國家。即使假定最好的情況，美國對於這些國家的輸出有了很大的增加，整個局面也不會因此而改變。因爲即使是在那種情況下美國的輸出對於它的全部生產量而言也祇是佔了一個很小的比例，遠不如在資本主義勝利擴張的時代，對外輸出在英國或歐洲其他大工業國家的總生產量所佔的地位。

八　世界貿易和美國生產擴張的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地算下去，以至包括更多其他的國家，但其結果是到處一樣的，一九二九年全世界的全部輸入爲三五、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除去美國，其他各國的輸入爲三一、二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的生產約莫增加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就是說，戰爭期間美國生產的增加大於一九二九年繁榮時代全世界（除去美國）總輸入的百分之五十。

近年來，英國在世界生產中比重爲百分之十。和美國比較起來，英國生產的增加是遲緩的。但英國生產有四分之一是輸出的，因此英國的輸出一有好轉，它的整個經濟生產就會受到好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即在一九二九，美國生產佔世界總生產的百分之四十，但它的對外輸出只佔它總生產的百分之五至八。而經過了這次戰爭，美國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就是說，美國的生產現在佔世界總生產的一半以上，但它的對外貿易對它自己的總生產的比例，要比任何其他一個大工業國家的要低。

假如美國開闢新市場的努力要能解決它生產擴大所帶來的問題，那麼，它的對外輸出要比一九二八—二九的水平增加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不可能祇是增加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根據目前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看，這樣大的增加是不可能的，以爲這樣大的增加是可能的想法，簡直是發瘋；事實上，沒有一種嚴肅的出版物曾經認爲這種增加是可能的，這就是說，在現階段中，我們不可能想像，新市場的開闢會這樣迅速而龐大，它能夠吸收美國這樣擴大了的生產機構所生產的商品之洪流—自然，這是說，假定美國的生產能力是全部被使用了的話。直到現在，美國把它生產品的百分之九十推銷在它的國內市場。爲了要維持這一比例，美國的對外貿易不能不有很大的增加，因爲今天的百分之十已經大於從前的百分之十了。但對外貿易從來就沒有成爲過去美國恐慌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它在未來恐慌中也不可能成爲決定性的因素。

九　美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增加旁的國家在恐慌中的困難

另一方面，美國和其餘世界的經濟關係很容易使得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國家發生恐慌。美國的輸出工業自然會竭力去擴張和發展他們的國外市場。因此對於世界市場的爭奪戰將會進一步尖銳化。美國在此爭奪戰中具有兩大有利條件：第一它具有全世界最進步的最發展的生產機構；第二，它有大量的資本可供輸出，以鼓勵及促進它的輸出。例如，和英國比較起來，它的地位是特別有利的。

在歷史上第一次，英國不再是一個資本輸出國家。它不得不向美國借一筆錢，五十至六十年內，它才能償清這筆借款的本息。在沒有請求這筆借款之前，英國估計了爲了維持戰前的生活水準，它得把它戰前的輸出增加百分之五十。假定在這當中，它還要償付這筆借款的本息的話，它得增加它的輸出至百分之七十五，製造品的輸出在這當中要增加一倍。現在，當美國已經在世界市場—包含英國殖民地的市場—上，作爲一個無情的競爭者出現的時候，而英國卻要把它的製造品的輸出增加一倍。因此可以看出，英國能不能達到這樣高的輸出目標是大可懷疑的，很多象徵指示着它不能達到。美國將用盡一切力量發展它自己的輸出，犧牲英國的輸出，事實上，犧牲所有其他國家的輸出。

美國輸出的擴張不會亦不可能大到對美國的經濟恐慌有實質的影響，但這種擴張卻會大到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輸出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增加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恐慌的感受性。

十　美國的國內市場

現在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的年代，開闢新市場的失敗使得那一次恐慌變得非常嚴厲，以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時候，這恐慌還沒有完全被克服。

在第二次大戰當中及其結束以後，在這一方面沒有一樣東西是改變了的。這就是說，將來和過去一樣，新市場的開闢將不會起多大作用。

現在讓我們檢查一下美國國內市場的可能性究竟有什麼改變沒有？

美國資本主義目前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不是爲一九二九年，甚至是一九四〇年的生產找尋市場，而是爲它今天加倍擴張了的生產找尋一個適當的市場。在「工業復員的三大關鍵」的報告裏，戰時動員與復員局局長史

奈德說：「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把這大大增加了的生產機構加以充份使用嗎？所有要工作的人能得到工作嗎？這就是說，在美國國內可以找到這樣大的市場來彌補戰時政府的大規模訂貨的缺限嗎？美國市場上的推銷可以組織得這樣好，以致總的推銷量超過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嗎？在同一報告裏，史奈德把問題提得非常確當，他說：「我們不是要回復到戰前舊的就業和生產水準去。我們的目的是要把生產水準提高到戰前平時生產水準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

十一　過渡時期的機會

在討論這一個問題中，我們必須謹慎地把目前這一個過渡時期和幾年後工業復員完成之後的平常時期區別開來。

戰時的發展造成許多因素，便利於美國國內市場在戰後初期的發展，但這些因素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它對於第二期的發展是不會有實質的影響的。

初期有利於國內市場的發展的，是那樣因素呢？美國人民在戰爭時期的積蓄以及美國人民在戰爭時期未能滿足的對於消費品的需求。誠然美國是唯一的一個交戰國家，在戰爭期間還能增加它人民的消費；但這不是說所有人民的消費要求都滿足了。戰時美國人民消費的增加主要的是因爲糧食的消費增加了——大量過去吃不飽的失業羣衆現在可以吃得飽了。

但消費的增加還落後於收入的增加，人民很多的需要不能得到滿足，原因很簡單，戰爭時期這類東西的生產停止了，如冷藏器、汽車、洗刷機……。因此，在工業復員之後，美國的生產機構，不僅受益於工人用工資去購買的消費品的生產，而且受益於人民用他們戰時巨大儲蓄的一部份到市場上去購買的消費品的生產。

這樣一個有利形勢能支持多久是很難說的，因爲這部份地要看廣大羣衆願意把他們的儲蓄去購買消費品的程度和速度。決定戰時儲蓄拋出的要素之一是比較貧窮的儲蓄者們對於整個經濟局勢的看法。假如一九二九大恐慌以後和工業復員時期的經驗暗示他們不久將來就會有大規模失業的情況發生，他們是不會很快就用掉他們的積蓄，而無寧是要爲未來的恐慌時期預留一部份的錢。在這種情況下，因戰時儲蓄的拋出而增加的額外推銷在規模上將是比較小的。

另一方面，假定工業復員進行得很平穩和順利，一般的人民大衆得到一種印象——這種印象可能由於某種保障工人失業時可以得到較大支持的社會法而產生——他們無須害怕未來的恐慌；那麼，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更加自由的使用他們的戰時儲蓄去購買消費品，從而美國國內市場將得到一種較好的影響。

但儘管情況是比較有利的，這種額外需要和額外實出是一種過渡的暫時現象，它雖然可能便利於美國市場問題暫時的解決，但它是不能永久解決這一因爲生產擴張而產生的找尋市場的巨大問題的。

第二個足以增加美國國內市場上的實出的因素是過渡時期內的投資。必須一再強調，和第一次大戰之前不同，第二次大戰前美國的生產能力是未被充份使用的，而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建設了比前一次戰爭時更多的新工場。但雖然如此，有很多投資是被勒住了，因爲國內全生產的一半是在從事着軍需生產。其結果是，很多舊了的機器並沒有更換。戰爭時期，不僅新的投資不常有，而且即使是爲了維持舊生產機構的投資也往往不能使現存生產機構發揮充份的効力。最後，在戰爭期間，差不多所有正常的建築活動都停止了。

因此，沒有疑問的，戰後初期一種補充投資的要求必然是很強的。這就會幫助限制那些造成恐慌的因素而遲延了恐慌的到來——只是遲延，但非取消。但很清楚的，因戰時儲蓄的動用而造成的對消費品的需求的額外增加以及因爲戰爭情況而中止了的投資的復活，這兩種現象都是暫時的；但，在過渡期間，它們將加強消費用品和生產用品的市場。不過，他們的作用也就僅止於此，不論是兩個因素中的那一個，或它們兩者同時都不能永久解決美國那因生產機構大大擴張而產生的市場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未完）

本刊調整售價啓事

敬啓者　茲因邇來物價暴漲，本刊爲維持成本，自即期起調整售價，以資挹注。事非得已，尚希讀者鑒諒是幸。

各定戶注意　本刊定戶凡向本社續定、購書、補繳郵費或詢問等事項，來函均請註明定戶號碼，以使本社達到迅速服務讀者之目的。否則如有因此而查尋費時，躭誤時間，實非兩便。又近來郵費不時調整，本社爲簡化手續起見，不再函請讀者補繳，而在該定戶存款餘額中扣除。請各地讀者注意爲荷。

沮利區短簡

瑞士人眼中的德國

西班牙·Del Vay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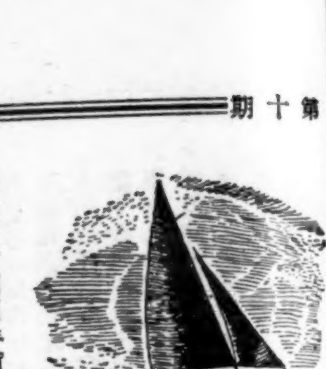
沮利區（Zurich）是德國一扇很好的窗。首先，瑞士商人就經常不斷地往來於這個城市和德國四佔領區之間。其次，幾世紀來的中立，已使瑞士成爲感情冷靜的民族。這裏要報告的，就是瑞士人告訴我的，關於倫敦會議失敗和雙佔領區成立後的德國的情形。

我所晤談過的瑞士人，有一點是一致同意的：德國人對於國家統一的願望，從未有如今天的強烈。照他們的意見，德國人也許恨俄國和它的制度，但他們更恨的是一個分裂德國的威脅。年青的一代還沒有確定的政治水準；年紀大的卻認爲一個統一的德國，如同他們呼吸空氣一樣的必要。——他們根本不贊成「雙佔領區」（Bizonia）。唯一接受這種意見的是德國的政客，他們只注意政治的現實，認爲分裂既不能免，最聰明的辦法莫如接受事實。不過這些政客是很少權力的；他們也許會一旦被視作「奘士林」而消聲匿跡的。

瑞士的觀察者以爲美國人正危險而錯誤地想使佔領區變成「美國化」。克萊將軍在除夕的演說中，預言一九四八年的糧食供給將予改善。但據瑞士人的看法，略略改變形勢也許有可能，德國也許可以喫到較多的美國「卡羅里」，但他們也將更努力於促使統一的德國來代替那「雙佔領區」。

瑞士救濟機關中有一位代表，曾在美國住了很久的時候，能操流利的英語和德語，他對我說：「在柏林，我曾與許多人談過話，他們大都是曾受納粹迫害的中等階級智識份子。他們的同情與關係，多半是在於西方強國方面。可是甚至他們也劇烈反對着雙佔領區。他們說：「這絕對不是辦法，在較長的時間中，這只有使俄國的地位增強。」」

據說許多德國人有稀奇的矛盾想法：在另一方面，他們最喜歡看到美國和蘇聯的衝突，因爲這結果可能引起戰爭，而使德國人得到機會，重行成爲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於這兩個從前盟國的分裂，表示着憂慮。無疑地，他們想望着餅，又想把餅喫下去。（仙舟摘譯自美國「民族」周刊）



保加利亞的道路

梅碧華

兒童國王的出亡

如果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算起，這個二次世界大戰剛好是十四個年頭；如果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也有六年的漫長歲月。但在戰爭期間，雙方交戰國的加入戰團是先後不同的；而且在兩個敵對的大陣營之中，也有個別的沒有交戰關係的情形。

譬如，蘇聯與保加利亞之間的戰爭就是歷史上最短的戰爭，也是流血最少的戰爭。在二次大戰期間，保加利亞是參加在軸心國方面，它對英美宣戰，派遣軍隊佔領希臘和南斯拉夫，但却沒有對蘇聯宣戰。一九四四年八月，保加利亞醞釀着要退出戰爭了，九月五日蘇聯對保宣戰。九月九日，祖國陣線推翻了政府，由喬治耶夫（K. Georgiev）組織內閣，立刻向蘇英美請降，接下去就是對德國宣戰，到十月廿八日和同盟國的停戰協定簽字了。

那時的國王西密昂二世（Simion II）還是在對玩具有興趣的時代，還不足七歲呢。在這大政變的日子裏，他就坐在母后的膝蓋上出亡埃及去了。

祖國陣線原來決定要在同年八月廿六日舉行國民議會議員的大選。但，英美却在這個時候實行沒有顧忌的干涉。英美的藉口是太早的選舉會影響和約的締結，並且就反對黨地位的問題一再喧嚷不已。大選因此遲延了三個月。十一月十八日，大選的結果，有百分之八十五選民參加了投票，祖國陣線各政黨取得了絕大的勝利。

次年，保加利亞又舉行表決王位的人民投票。九月八日，投票的結果，贊成共和國的共三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票，佔選民的百分之九二·八，贊成君主制的共十九萬七千一百七十六票，佔百分之四·三，另有百分之二·九的選民棄權。九月十五日，國民議會正式宣佈保加利亞共和國成立，國民議會主席團暫代共和國總統的職務，由議長科拉羅夫（V. Kolarov）爲首。自一八八七年就統治着保加利亞的Saxe-Coburg-Gotha王朝，從此告終。

祖國陣線的勝利

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七日，舉行國民議會議員四百六十五人的大選。選舉結果，各黨議員在議會中所佔的席次如次：工人黨（卽共產黨）二百七十七席，農民黨六十九席，社會民主黨九席，共和黨（Zveno）八席，急進黨一席，以上均屬祖國陣線；在反對派方面，彼得柯夫（N. Petkov，後因叛國罪處死）領導的農民黨和盧爾契夫（Lulchev）派社會黨共得一百零一票（民主黨未獲一席）。祖國陣線一共獲得選票二百九十八萬零一百七十五票，其中工人黨獨得二百廿六萬二千三百廿一票，在全部投票中佔到百分之五十四。反對派的兩黨共得票一百廿萬八千一百零一票，也就是總數中的百分之廿八。

祖國陣線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間成立的。那時，他們就發表宣言號召愛國人民推翻由納粹所控制的傀儡政府，組織眞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到了大選勝利之後，祖國陣線的政府便更鞏固了。十一月廿二日成立的內閣，便以工人黨領袖季米特洛夫（G. Dmitrov）爲總理，喬治耶夫改任外交部長。

保加利亞的工人黨是巴爾幹各國中最有力量的共產黨之一，戰前早已被政府宣佈爲非法，於是便被驅入地下，極有紀律的黨員是有極豐富的地下鬥爭的經驗的。季米特洛夫於一九二三年逃亡國外，從來就以德國國會縱火案名聞全球。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才回到保加利亞來。農民黨在保加利亞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中，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在大選中沒有取得絕對的優勢，但它的政治力量依然是非凡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較小，是與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建有聯繫的，有一部右派已被逐出黨外。共和黨又稱Zveno黨，在保加利亞語中Zveno一字表示「連接」，於一九三四年組成，不久卽被政府宣佈爲非法，現在與祖國陣線各政黨的團結非常密切，喬治耶夫就是屬於該黨的。

這些有廣大人民支持的各民主政黨形成了祖國陣線的有力支柱。戰後保加利亞人民的主要任務便是實行政治的和經濟的改革，恢復被毀的經濟生活，以[illegible]些經濟生活，創建工業，以及提高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力。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說：「我們，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我們的整個黨，我們的報紙以及我個人，都曾經說過好多次，自從我們經歷了一切苦難之後，我們人民所面臨的任務是這樣的複雜和艱難，以致無論那一個政黨，不論它怎麼強大，不論它怎麼賢明，不論它怎麼英勇，都無力單獨解決這些任務。」

新憲法與新政府

國民議會選出來的國會委員會負責起草憲草案。從國民會議開始制憲工作，中經無數次的討論，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才最後通過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人民是共和國的主人，這使人民的勞動創造力得以廣泛的發展。「在保加利亞共和國內，一切權力來自人民，且屬於人民。此項權力之行使，由人民依自由、普遍、平等、直接、及無記名的方式選舉的民意機關行使之，人民並保有複決權。」（第二條）

國民會議就是選舉出來的民意機關，也就是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在每二萬五千居民中產生一個代表，凡年滿十八歲的青年男女都享有選舉權。議員任期四年，在任期未滿之前可被人民罷免。（這一點規定比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憲法還要進步。法國制憲時，法共曾主張各黨有權罷免其議員，以防止各黨議員政治傾向的轉變。這點未被憲法採納）國民議會和省區參議會共同選舉總統。國民議會的職權包括制定法律、選舉總理、表決全國經濟計畫、批准對外條約、決定和戰大計、選舉最高法院和最高控訴院的院長、以及修改憲法等等。保加利亞採取一院制，沒有蘇聯或南斯拉夫那樣的民族院，因爲保加利亞差不多是單一的斯拉夫民族。

議員全體，加上七個省區參議會代表各五人組成的國民選舉會議，可以選舉總統。總統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任期內不得更動。總統的職權包括對外代表共和國、全權選任部長、任命總理所推舉的部長、決定大選日期、召開國民議會、約束部長在職

歐美政治制度淺說

波蘭紀實

美・John Stuart作
斐曼譯

外國人說，把華沙重建為一個不復如前存在的都市，是絕對困難的。最好選擇別處，建立一個新國都。但是，我現在知道，這種論調，對於波蘭人，聽起來一定是多麼刺耳啊！華沙解放後的那些日子；當時，地雷仍在爆炸，全城幾乎夷平，通向國都的大路都被遮斷——任何情形都不能阻止人民歸來。於是，華沙開始再生了。

縱然一切被毀滅，華沙不是一個可悲的都市，也不是一個沮喪的都市。街衢上洋溢着鎚擊和建築的聲響。我看見建築物，從一周前還是廢墟的地方聳立起來。我不知道它是怎樣完成的，因爲沒有任何可以促進工作速率的機器——竟是完全靠手，使華沙復興起來。用瓦礫製成新磚；小學生蒐集着舊磚，他們每送交一塊可用的磚，能取酬一個「齊羅蒂」（zloty—波蘭貨幣名）。

華沙完全復興，將還有若干年。它將重新生長，却不是恢復已埋滅在廢墟中的過去。我曾經訪問過工程師，和負責重建城市的人員；他們都是堅毅的人。他們缺乏物資和設備，但不缺乏想力像和勇氣。從潰滅中，整個社會制度已正在重建，人們正興奮地在開始扭轉這個國家的重大特徵。從私有到公有（雖然還有頗多的私有建築物）的轉變，解除了領主或特權集團加諸計劃者的壓迫。他們才能作高遠的城鎮計劃，並創建一個都市，正確地反映華沙需要成爲文化、政府和國家現代民主的焦點。我曾到過紡織業中心的洛茲（Lodz），看到了波蘭城市的那種醜惡，這城市生活在工廠廠主的統治下，而他們自己却拒絕居住洛茲。

經了沙皇、畢蘇茨基（Pilsudskyite）、或德人數十年的腐敗和壓迫的統治，要把許多人從奴役中解放出來，將需要相當的時間；不是在民主政府握權的短促時期中，所能完全達成的。但是，波蘭生活中最顯著的，就是波蘭再度發見它自己是一個民族。卑劣感正在蛻變——就這方面說，戰爭的經驗確是有效的清淨劑——這種卑劣感充溢在勞動者和農民間，因爲他們的勢力，過去被那些自負爲優越者所強據。因爲被壓榨者付出極重的犧牲，已變成所有者，所以國家觀念正在增強。這是今天波蘭偉大力量的泉源，人民底波蘭在自己的土壤中生根和滋長。波蘭的勞動者，不但解放了自己，而且在解放整個社會的進程中。

我抵達波蘭時，職工會肅清投機者和抑平物價的運動已成尾聲。在這一運動中，擁有近二百五十萬會員的工會，和政府密切合作。

一九四六年春天，非法謀利和投機掠奪，使利用經濟怠工者獲得鉅利。鄉間囤集玉蜀黍以抬高價格。伴隨投機是實際工資的低落——就生產驚人增加而論，這是毫無理由的。現在大部份都已調整平衡，工資已相當增加；雖然仍然很低，且還不能滿足日常生活的必需費用。

我聽到關於這方面的怨言，我的確認爲這不是奇怪的。一般物價仍沒有減低，工資僅可供給最低限度需求。平均來說，礦工每月可獲工資八千至一萬二千「齊羅蒂」；政府工作人員每月可獲八千至一萬「齊羅蒂」；鐵路或紡織工人可獲六千至八千「齊羅蒂」。新聞從業人員可說是新的「薪俸貴族」，他們的每月收入，各地方都是二萬二千至四萬「齊羅蒂」。自然，他們穿着較好，吸煙較多和飲食較佳。但是，比較廣大的勞動羣衆，他們的數目自然很微小。支持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家庭，每月費用需要一萬五千「齊羅蒂」。

波蘭沒有「齊羅蒂」兌換美金價格的情形，因爲沒有官方兌換率可作「齊羅蒂」定價的標準。在國家銀行，一塊美金可換取一百「齊羅蒂」，而黑市大約爲六百五十「齊羅蒂」。「齊羅蒂」和美金兌換沒有需要，因爲波蘭勞動者沒有美金。如果他是工業勞動者和工會會員，而且不變行業，他享有食物券和配給證，使他足夠生活——雖然不舒適，但決無饑寒的窘困。自由市場上，肉類每公斤（兩磅餘）值價二百五十到三百「齊羅蒂」，而以配給證購買僅值三十三「齊羅蒂」；白糖市價是每斤一百八十「齊羅蒂」，配給價則爲十五「齊羅蒂」；麵粉市價每公斤一百二十「齊羅蒂」，配給價二十「齊羅蒂」。在烏洛克勞（Wroclaw——即從前之布

務上行動、對於內閣決議案請求復決、總動員和宣戰。

在總統之下是內閣會議的主席，即總理、各部長、和最高經濟會議主席。非議員也能担任政府職務。政府統制全國行政機關，負責完成一般性的經濟計劃，檢查法令的執行。

憲法在國家機構的運用上保持三權分立的原則，但同時還要避免權力的濫用，所以又規定了三權間的密切聯繫和諧地相互牽制。

最高經濟會議主席也包括政府的機構之內，與各部長列於平等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起，最高經濟會議負責執行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其中規定：工業在一九四七年要比一九三九年增高百分之三十六，一九四八年增高百分之六十七；農業在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十三，一九四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業在一九四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二；電力生產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白煤百分之四十；礦產百分之五十三；在一九四八年底，勞動生產力在工業部門中要提高百分之二十，運輸部門百分之十五。

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憲法通過之日，季米特洛夫說：「新憲法證實了人民民主的原則，並且爲我國進一步的社會發展鋪好道路，這種發展，將走向最後滅絕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形跡以及人對人的剝削。」換一句話說，就是這部憲法保證了保加利亞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保加利亞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沒有蘇維埃政權，直到現在也還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憲法第八條規定「私有財產是不可侵犯的」；同又規定爲了國家和公衆的福利，私有財產得於給予公平的賠償後收歸國有。保加利亞人民政權正在逐步地清除這個資本主義形跡。已經被清除的是獨佔企業和大資本；使土地成爲耕者的所有物；私人的主動和企劃受到各種鼓勵和發展。政府的領導權是在勞動人民的手裏的，而不是在大資本家手裏的。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新民主主義，並且可以保證向更進一步的社會形式——社會主義發展。

不用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採取蘇維埃政權的形式，社會主義也是可以實現的。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具體條件產生了這種情勢。現在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已經和一九一七年大不相同，它已經成長爲一個對全世界最有影響的國家；它自己不祇有了鞏固的力量，而且對世界人民有了極大的威信。保加利亞在一九四四年九月

累斯勞）郊外的政府交通車工廠的大餐廳中，我曾花費三齊羅蒂，吃到包括肉、馬鈴薯和甜菜的豐美午餐。我曾在訪問過的公務機關，享用價值六十「齊羅蒂」的午餐——而在我寄寓的旅館中，大致相同的午餐，需付款二百「齊羅蒂」。

配給範圍不僅包括主要食物——整個配給目的不是限制消費，而是保證基本勞動者的供求——而且有衣物。勞動者爲了可以用多餘的配給證補充衣服。配給制度意味着工資增加和物價減低。我聽到人們說，配給是在實行過程中——標示經濟穩定的增長，以及經濟系脈慘然破壞後，所引起不可避免的危急限度的終止。

認爲波蘭日常生活已開始進舒適狀態，那是不對的。舒適狀態需幾年後才能到來，同時國家政治問題才能保持正常和自然發展。然而，波蘭生活是增長率中之一。事實上最值驕傲的，就是波蘭經濟復興中心的煤產工業，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其產量超過國家計劃目標近二十萬噸——就其過高的和效能缺乏的機器困難設想，眞是卓越的成就。一九四七年年中，一般工業生產指數，超過戰前一九三八年的水準。不到兩年的時間，竟有大踏步的進展。金屬工業生產，超過一九三八年一倍，化學工業增加百分之三十八，電力工業增加百分之五九。六月間，數種工業尙未到達戰前產量——特別是治鍊業、造紙工業、紡織和電器設備——但是，其後也都接近戰前產量，而現在則相等或超過了。惟皮革生產很少進步，因爲畜牲異常鈌乏。

祇有波蘭勞動者的熱情能夠解釋生產的繁榮。在最近議會（Sejm）開會中，我曾聽到首相契蘭維支（Józef Cyrankiewicz）報告這種朝氣蓬勃的經濟生活。他是一個禿頭的、三十六歲的政府領袖，曾在烏斯維辛姆（Oswiecim）消磨很多歲月。他站在議員前，懷着熱忱驕傲，描繪一九四七年頭九個月經濟進步的景象。坐在我側旁的翻譯員，感染契蘭維支首相的熱情，他用手勢並加強他的語調，好像他自己在發佈國會宣言。契蘭維支的坦率敍述，和他對於波蘭自力更生無須外國援助的信心，給予我極深刻的印象。

我和工商副部長斯支爾上校（Colonel Eugene Szyr）的一次談話中，獲悉同樣的情形。從前，斯支爾曾服役於西班牙國際縱隊，他是一個令人有深刻印象的人——機智、能幹和穩健。他坐在彫刻精緻的桌子後面，顯得很疲乏，使我覺得他像似十年沒有睡過覺似的。在我們的談話中，給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自信，波蘭不是同到乞求改造的路上，最後那只能使成爲乞食的國家。斯支爾告訴我，波蘭的最大問題是增加投資以發展工業。對外貿易會有極大的幫助，但是必須在平等和互惠的基礎上通商。波蘭最近已獲有極多的經驗，就是訂購的重要設備，竟發現不能如約運達。他說，因此阻礙了設計，並更動了緊要計劃。

我覺得斯支爾，正如同我訪問過其它部司的負責人，極其清楚國家的方向，並摒棄國外干涉的企圖。潛藏在臺底下沒有絲毫驕橫作態。這些人沒有任何事物懼怕他們的人民，廣大的人民團結在他們之下。從希特勒主義地獄裏生活過來的人，任何事物都決不能威脅和恫嚇。波蘭的領袖們，常爲來自外國的不安而驚愕，特別是英美兩國。但是他們不會因此離開他們既定的目標。

我曾訪問過好幾個波蘭家庭——工人、政府職員、作家和農民的家庭。我的友人索菲亞（Zofia）是担任祕書職務，她的丈夫是一個周刊的編輯。他們有一間住房，而他們的嬰兒則寄養在鄉間親戚家中。僅因爲他們居住的斗室中，沒有容納小孩居住的餘地。索菲亞曾被拘留於集中營四年，她的丈夫被拘禁三年。除非當我引誘她告訴我她的生活，她從不談及。索菲亞是有政治意識的人，她閱讀報章，並且對於人民的需要有強烈的敏感性。索菲亞很坦爽，並且異常固執堅使她的客人共享她僅有的東西。我問索菲亞關於浴盆的事，看看她是否渴望舒適生活。

「當然，當然，」她用從集中營衞兵處學會的德語回答。而她是憎恨說這種語言的。「我很想浴盆。我知道別人想得更厲害。我缺少香水，而且我的絲襪也不美觀。我見到女人們曾因看見尼龍（Nylons）卻不能得到而含淚。我需要爲我的孩子添置好衣服，我的丈夫也急需一套新衣服。可是這些東西都極其昂貴，我無法存錢購買，雖然我們的房租低微得近於沒有。但是我感到最大愈快的事實，就是我的家庭又團聚一起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因爲我在波蘭遇見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父親、妻子、兒女被迫害或被謀殺了的。

「索菲亞，」我問：「別人怎麼樣，他們時常被說是「落後的份子」？」

「這些人，」她說：「僅在他們不能跟其他懂得爲什麼尼龍不如機器重要的人們這點上說，是落後的。可是你必須明白他們被迫生活若干年的那些恐怖的生活。女人沒有男人，孩子沒有父母——明天是否能活着常是渺茫不可知的。你知道這使人民怎麼樣了？你說謊，你欺騙——有些時候你爲了生活失去自尊心。你在波蘭看到無數的酒醉，兜罵戰爭。而今和平中又有一個轉變事物的戰爭。每個人都不能了解發生了甚麼。我不是說那些人都非常了解我們新政策，或那些人都正在進行怠工。我是說人民想着戰前波蘭好像一個天堂樂園。他們現在工作很辛勞，回憶舊有的和平日子似是非常甜蜜。

「你必須知道，做一個落後份子是不難的。要有遠大的眼光，是困難的。我常驚異是我們仍留存有龐大的精力，我們絕大多數是熱忱爲政府努力——政府要求我們竭力工作，但是至今還不能給回我們浴盆和尼龍絲襪和電影院。」

「給與你們些什麼？」我插問。

「給回我們是一個人民的觀念。你不會明白在越過『優秀種族』的統治後，這是多麼的需要。政府給予我們與日俱增的實物。可惜你沒有早來。如果三年前你到此地，你就會了解我們得到些什麼，以後完成了任何事物給予我們重創了的人民的幫助。我們現在是人民了，而且我們是波蘭人。』（原載"New Masses"）

間以及稍前的一兩年中，人民是通過了武裝起義顯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們以階級的聯盟推翻了舊政權，舊制度，人民選擇了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在最初的階段，人民創造新政權也不是完全的或純然的是和平方式的；但在隨後的時期中，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變成可能的了。因此，新民主的議會制度，在保加利亞是實現了。有人硬說，新民主國家是在於破壞議會制度。這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像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對捷克最近政治發展的批評中，引經據典地說：「共產主義固定的目標在破壞議會政府，共產黨之參加議會，不在從事建設性的任務，乃在使其得自內部摧毀市爾喬亞國家的議會制度」（二月廿七日倫敦路透），就不是知識豐富的解釋了。

讓我們也來引證一段話吧：「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各民族所走的道路並不完全相同，在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民主中，在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革的這種或者那種速度中，每一個民族都將加入一些獨特的性質」。（烏里雅諾夫）保加利亞人民在戰前的痛苦經驗中，早已看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制度的優劣。到了現在，他們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向社會主義邁進完全是可能的了。

你們爲什麼沉默？

——蘇聯小說家·戲劇家和詩人給美國作家的一封公開信

殷宇 譯

美國文化界的代表和作家們：我們寫給你們這封公開信，因爲我們關切着文化和人類的前途。我們不願意向你們隱諱我們的警告，也不願意對着文化命運的新危險，閉上我們的眼睛，在反抗人類最大公敵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之後，這危險就立卽一個接着一個發生了。

我們對於這些危險比別人更敏感。我們的國家經歷了這樣難以相信的創傷，爲着保衞文化遭了這樣的剝奪的損害；我們是不能也無權不顧這新的威脅了。

我們要對你們坦率而明白地說，毫無保留地說，這樣的說是以爲你們是誠實的人民，僅僅兩年以前曾和我們駢肩作戰的；我們都是偉大民族的代表，不久以前還在反抗共同敵人的鬥爭中流過血。

因爲關切文化的前途，我們對於貴國領導的輿論界的許多表現，不能不感到實驚，它是遠遠的越出了它的國界，使全世界都受影響。

我們要求你們想想這點：在你們的國內，經過反法西斯戰爭之後，竟有人在各種形式的掩護下，日益擴大地在主張着而且實行着的，骨子裏正就是那爲我們打敗的德國法西斯主義所主張所實行的同樣非人道的思想。

最近，在你們國內的重要政治家、外交家、軍人、工業家、記者以及甚至科學家中間，法西斯思想已一定可以找到它的選手和代言人了。我們所指的那種思想，是起於暴力的崇拜，起於種族的歧視，起於主張「優勢種族」統治世界的理論，以及起於因歷史、文化和國家構造的不同，而煽惑對於別的民族的蔑視。這也包括了別國的國家主權的否定，和對於別的民族的內部生活的干涉。

拒絕容忍別國有不同於現行美國的理想和制度的存在，不正像法西斯的思想嗎？你們國內所聽到的新的戰爭煽動，不正像法西斯主義嗎？你們中也許有人因爲每天聽慣了這些戰爭的呼籲，已經不以爲怪了，唉！

不是拿所謂「美國世紀」做幌子，說要統治世界，和建立世界的「新秩序」？——那要求是出以恫嚇的手段，有時甚至運用暴力來反對各民族——這樣的要求，不是公開地重複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我們不是天天聽到貴國許多代表的主張，說要把美國的社會秩序推行全世界，作爲人類唯一最好而有用的秩序嗎？這難道不是法西斯主義可恥的理論與實際的再現嗎？法西斯的思想，和那要求速用原子彈來反對那所有不同於美國制度的國家的呼籲，不是正相像嗎？

我們深深地相信，絕大多數民主的美國人民，並不曾也不願同意那美國舊法西斯思想的支持者所高聲叫囂的意見。如果我們不相信這一點，這封信就寫得毫無意義了。

我們知道你們人民，是曾經而且必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不管它的形式和表現如何。我們毫不懷疑那文化的最優秀的代表——他們總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一向是而且永遠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敵人。

但我們終於寫了這封信，那是因爲我們對你們有許多人的沉默實在喫驚。在你們國家中，法西斯主義的護衞者和友人，都在高聲大言，而美國偉大文化的代言人，和法西斯敵人的聲音，反使我們不常聽到。

那借着你們人民的名義而現在追求着法西斯思想的人們來負嗎？

自希特勒的德國崩潰以來，在幾百萬德國法西斯主義下的犧牲者之外，又每天增加着新的犧牲者。對於你們和我們的那忠實獻身於希特勒鬥爭的愛國者，這難道是適當的紀念碑嗎？

死的不能叫他復活。如其企圖使他們爲之而死的理想失去意義，那只有侮蔑和貶低了他們英勇犧牲的業績。但是，活的是可以保護安全的。每一個從文化工作者中起來保衞各民族的和平與友誼的聲音，就是爲了保衞死者不朽的記憶和活者的生命。

在反法西斯戰爭之後，我們居然還看到希臘的兒童，在斯巴達被金圓所支持執政的法西斯匪徒梟首示衆；這不是夢魘而是活生生的事實。在這樣時候，沉默是不許可的。當全世界響着砲聲，當金圓支持下的荷蘭軍隊焚燒着六百萬印尼人民的家，當共和黨人在西班牙被處決，當法西斯黨徒在紐倫堡法庭投擲炸彈，而美國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在紐約宣稱「反法西斯鬥爭已不合時」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誰還敢沉默？

一位美國將軍稱讚微菌的武器很方便，因爲它「不必管理，並可在小實驗室裏試驗。」希特勒黨徒擊敗了，卻仍有人保持了希特勒犯罪的傳統，進行着原子彈的嚇詐，一種新的世界大戰的嚇詐。還有比新的毀滅戰爭的嚇詐更可恥的方式嗎？這是一種用來強迫各國服役於新的野心者統治世界的願望的威脅。

十足的法西斯主義者，也可以從每種語言中選揀適當的字眼來掩飾其眞正的面目。現在「民主」的稱呼頗合時。甚至英美贊助下的西部德國的繁殖中的希特勒黨徒，也自稱是民主主義者，眞是汚衊了人類所珍貴的名詞。

然而人類早已熟知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現在高叫新的戰爭並且實際準備着戰爭的人們，跟法西斯黨徒眞有什麼分別？說需要發展軍事細菌學的美國將領們，並非僅僅是他們職業的熱心愛好者。那在戰後繼續試驗戰時已經試驗過的原子彈的海空將領們，不僅僅是爲了藝術的愛好，或是爲了記錄科學結果的目的。那堅持西半球每一國家的軍備標準化的美國軍事領袖，也並非是對於統一和齊整有特殊的愛好。他們都是在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人。

和整捆鈔票塞住口的。全世界的人民，都要從雜誌和書本上，從舞台和銀幕上聽他們的聲音。他們期待着這些人們——這些人曾在第二次大戰中發出呼聲來保衛進步的人類，他們曾在戰前法西斯和一切人類敵人叫囂的空氣下，答覆過高爾基的這樣一個問題：「你們跟誰在一起，文化工作者？」他們又穿過了一切森嚴的壁壘，向高爾基伸出了手。

世界最優秀的作家們，總是發出自己的呼聲，抗議那仇視普通人民的生活和幸福的一切，不但斥責自己國內的反動派，也斥責外國的反動派，猶如愛爾兒·左拉之在他的「我控訴」（I' Accuse）中反對法國反動的軍閥。猶如托爾斯泰之在「我不能緘默」（I. Cannot Keep Silent）中，無情地抨擊了俄國的反動派。

我們十分知道，貴國中有人在為保衛和平、文化和民主而明白地說話。光榮歸於他們！我們的信不是寫給他們的。我們的話是對美國今天不作一聲的文化工作者說的，你們應該為了世界各國千百萬的普通人民發出聲音來，因為他們是用自己的勞動，創造了大地上所有珍貴而美麗的事物。

為了全世界所有普通的誠實的人民，我們要求美國文化界領袖的你們，高聲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新危險，反對戰爭販子，保衛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友誼，保衛文化的共同聯繫和人類的幸福。

華西列夫斯卡（W. Wasilievska）戈爾巴朵夫(B. Gorbatov)柯爾尼楚克（A. Korneichuk）波高亭（Pogodin）特伐爾陀夫斯基(A. Tvardovsky)菲丁（K. Fedin）維斯聶夫斯基（V. Vishnevsky）卡達耶夫（V. Katayev）萊昂諾夫（L. Leonov）西蒙諾夫（L. Simonov）法捷耶夫（A. Fadeyev）蕭洛霍夫（M. Sholokhov）

東京通訊

在麥克阿瑟統治下

蘇·Bezrognov

日本有一個天皇，一個議會，一個內閣，和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起實施的新憲法。議會制定立法，內閣形成決議，天皇發佈命令。這使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以為他們統治着國家。但，這不過是表面。事實上，天皇、政府和憲法都在一個美國人支配之下：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違反了波茨坦宣言的決定，在這個宣言中規定：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建立民主政體和處決戰犯。當他還沒有公然違反他所應負責任的日子裏，麥克阿瑟假正經地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發表方針：「撤調並排斥一切公共機關中的不良份子。」所謂「不良份子」，這裏指的是那些曾經幫助草擬和執行日本的侵略計劃、以及曾經主動他扶育並支持日本國內軍事法西斯政權的戰犯。然而，這個任務却是由恰恰包含這些「不良份子」的日本政府來執行。要日本要員們自己來整肅自己那是為難的，所以他們就索性對這個方針不理了。麥帥總部顯然若無其事地加以接受。事實昭彰，單在議會中就有近一百個戰犯，這些戰犯在被告席中取得合法地位，如東條、荒木……等都是。

消滅日本軍國主義的工作不但談不到，麥帥總部還在幫助日本反動份子保存他們的軍事幹部。他們利用了所謂「復員局」(Demobilization Chamber)，這局的地位等於政府一個獨立的部。它是經過麥帥總部同意而由日本政府設立的，表面的目的是迅速復員日軍、撤退戰俘和給他們安置工作。在這表面看來極為真實的託辭下，「復員局」成了一個逋逃藪，那就是說，幾萬個陸海空軍長官，在日本政府機關中，給安插進去了。

第二復員局由前田任局長，他是前任海軍參謀本部的情報處主任，也是日本資格最老的海軍情報專家之一。第一復員局的「史實調查處」，是由宮崎陸軍中將任處長，他是前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作戰處長。它的人員包括過去的參謀本部情報處的工作人員，也包括高級的軍事長官。這樣，日本的參謀本部，雖然名義上已經廢除，事實上，卻在「復員局」的偽裝下繼續存在。卸下軍服穿上便服的將軍、上校和其他軍事首長，在各種不同的名義下，或在正在建立中的看來無害實際上都是軍國主義的組織中，重新獲得了他們的職位。而在整編退伍軍人的烟幕下，一個以將軍和上校們為首的有着一個完全組織的軍團，已經成立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基礎，是金融和企業大獨佔資本的財閥，在戰前和戰時，財閥是支配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集團的統治力量。如果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中不能斷然解除財閥的勢力，那麼要想毀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禍根，和使日本在民主的原則上重建，就萬萬談不到。財閥的被保存不僅和波茨坦宣言相對，也阻礙了日本經濟民主的重建。美國佔領當局統治日本，為時雖已兩年有餘，對於解除財閥的工作卻絲毫沒有訴之於口或行之於手。恰恰相反，鼓勵財閥是麥克阿瑟的政策之一——一個被佔有大部日本財閥股票的美國獨佔資本大王利益所幫助的政策。

同時，日本人民的生活已深深地陷入貧窮的泥淖中。在東京，我看見婦女排了長長的隊，攜了籃子站立在食物店外，按卡領取少量不太新鮮的魚和糟蘿蔔。距麥帥總部和天皇豪華的宮廷一百碼遠的大公園內，無家可歸和貧苦的人們，在遍佈的樹林下，或灌木叢中，找尋他們的安身處。人民對日本政府——一個一手由麥克阿瑟揑成的政府——的嚴重抗議，麥克阿瑟完全置之不理。他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對美國記者發表談話時，竟宣佈民主已在日本澈底勝利了。

麥帥聲明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那是很難說的。——是欺騙？還是嘲笑？麥克阿瑟能以什麼來證明「民主已在日本勝利」？是他要保留保皇黨、硬在日本人民頭上按上憲法，因而保全日本反動政權的這個事實呢？抑或是他接一連三拉攏組成包括絕端反動份子和戰犯的內閣，準備投美國新戰爭煽動者之機的這個事實呢？是麥帥總部阻止了為了反對雇主的專制統治、為了反對反動內閣、和為了反對日本重新走回軍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之路的人民示威和工人罷工的這一個事實呢？抑是撕破了波茨坦協定，直到今天在日本的經濟領域內還沒有進行一點民主改革的這一個事實呢？

是的，麥克阿瑟是不會把它的宣佈成為事實的，他所以這樣宣佈，很清楚的是為了要矇蔽世界的輿論，將他的鼓勵日本反動份子以及將在這個國家裏各方面令人極端不滿的現狀遮掩起來。

（史煉摘譯自蘇聯"New Times"周刊）

王得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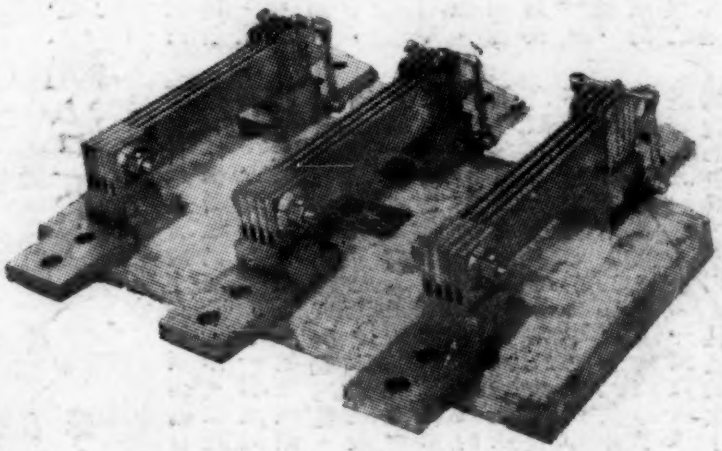
精工製造

興業實業工程公司

出品之一

營業所 上海(0)江西路四二一 電話一九六二〇

製造廠 上海(21)凱旋路一三八二 電話二〇六二二轉



配電板

出品種類

旋轉式噴霧機
高低壓配電板
高低壓油開關
空氣調節風扇
雙梭箱毛織機
毛紡鋼絲機
單程清棉機
提花織字機
自動織布機
自動併線機
自動梳毛機
柴油燃燒機